

大學時期以前的回憶錄

——童年時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讀物

芳 霖

我是在一九零七年一月出生的，當時是在陝西的商州（現在的商縣）大約在四月或五月時，我的祖父（名啓恂）就由商州直隸州知州調到西安擔任師範學校的提調，遷入了西安城內的三臺巷，三臺巷只有三家，其中一家是著名的詩人樊增祥，另外一所房子作長安史蹟考的日本人足立喜六曾經住過，我們住的房子是否即是足立住的那所，却無從知道了。

「抓周」時拿的是糖果

我一直非常想追溯幼年的回憶，當然商縣時期是一點印象也沒有的，在三臺巷的一年中，我却還可以回想一點出來。第一件事是「抓周」的事，我當然不會記得，不過後來却聽到了一些，那一天預備了許多東西，弓箭、刀劍、筆墨、書籍、算盤、錢幣、脂粉、糖果，都放在一個大桌上，叫我去抓，結果並不像曹彬的一手執筆，一手執弓箭，也不像曹雪芹的專拿脂粉，却是一手拿就是糖果，才有人送了一支筆到手裏，後來我聽見了並不怎樣的開心，但最後分析的結果，這種

辦法，太粗疏了，算不了「定向測驗」。去拿糖果，無寧認為是一個正常兒童的現象。大約在以後，才有些模糊的記憶，記得在西安房子的大廳裏，並且還記得坐在四姑（名遺蘋）的轎子裏從西安到鄜州去。

鄜州是一個山城，從西安向北走七天的路程。本來是一個大的「直隸州」缺，和商州一樣被稱為「繁疲難」的，不幸經過了咸同的變，人口減少，田地荒蕪，成了一個貧苦不堪的地方，鄜州的衙門本來也是破爛陳舊，經過我的祖父修理過的，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還是真面的正廳（三堂），這是一個三明兩暗的建築，祖父和祖母（名洪大綽）住在東邊，西邊是祖父的書房。正廳的中部是作為起居室用的，這一處房子一直住到辛亥年（一九一一年）春初，祖父逝世為止。

正中的一間，是安着六扇屏門的，每扇上面有兩塊作為書畫的格子，由我的父親（名仲武）畫上花卉，或由四姑來寫上字。只記得其中兩幅，一個是「南極一星朝北斗，五雲多處是三臺」，另一個是：「及門宰相文中子，家世天官太史

公」，當然其中的「三臺」、「文中子」、「太史公」指的是什麼，當時是無法知道的。

這一件只是一個偶然事件，而且確實未曾重演的。大約是在庚戌年的年初，曆書新由西安寄到了。放在祖父書桌旁小茶几的下一格子上，我走到祖父房裏，拿了曆書來看。祖父開玩笑說：「豬八戒，看皇曆」，這時我慢慢的走到門口，把曆書交給祖父。祖父順便翻一翻，當時我說：「爺爺，這是誰看皇曆？」祖父當時是非常驚訝的。可是此後我却一直大致是漠然沉默，沒有這種驚人的表現了。再後當我九歲的時候，私塾老師出一個對子「灞橋柳」，我稍稍想一下，即對出：「秦嶺雲」，用韓愈詩中的故事。塾師大為驚異，可是再屬對時，便無佳句了。這種「射石沒羽」的事，沒有把握使其再現的，看來不算真本領。所以古來名人故事之中，真能够再現的，或不能任意再現的，應當有一個區別。

我的伯母（名陰積容）會有一個兒子，不到一歲就死了，在我出生以後，又有一個又是活的不久。我的母親（名閻克馨）在我以後又流產

一個，此後不再有小孫。在我祖父在世的時候只有我這一個孫子（後來伯父伯賓的兒子都是在祖父過世才生的，叔父競九當時尚未結婚），所以格外慎重，我會看過祖父的詩集，在伯父生第一個兒子時，曾做過詩，到生我以後，就一首詩也沒有。這個原因當然是由於警戒的，所以那個「曆書故事」，也在我結婚以後，四姑才告訴我的，方才喚起我的回憶。

沒有學歷吃了大虧

祖父是非常清廉的，他的生平在陝西新通志名宦傳有傳。在他逝世時是毫無積蓄的，甚至喪葬費用都由當地的紳士捐付。所以我們家用那時毫無辦法。父親返北平，三個兄弟又都未入學校，找事也很困難（我後來看到叔父的詩，有「大明覆轍君須鑒，早賤求名好事情。」大明指秋瑾的大明學堂，這是說因為學校是危險的場所，所以避而不進。）直到革命以後，我父親才在財政廳找到科員的位置，伯父先在小學教書，後來找到鄆縣的縣佐，叔父也因為當時秦軍第一師師長張鈞的父親會做過鄆州的州判，張鈞請他來做秘書，我們家中才有一點生氣（但後來父親輩還是因沒有學校學歷，吃了大虧）。

我們家裏從祖父逝世後就搬到鄆州的教官衙門暫住，（因為那時已辦學校，教官衙門還在空着），這是文廟西邊一個小四合院，我們就從辛亥年二月起住到乙卯年秋天，一直住了四年多。在這個期間，有許多印象比較深刻。

鄆州的天氣，冬天很冷，夏天却不太熱，很少風沙，也不太常下雨。每天總是蔚藍的天點綴

上幾點白雲照在四周金黃色的山巔上，有點加利佛尼亞的味道。城的東邊隔着一條洛河，對着東山，西邊半個城包着西山，洛河的水是苦的，城內的井水也是苦的，一切的飲水都是靠西山一個山洞裏，緩緩流下的泉水，取水的人沿着壁排列着一排一排的水桶，要等五六分鐘才能盛滿一桶水，這種用時間來等待水的方法，也表現着靜靜的山城，一切都是緩慢的綿綿下去。

革命的旋風，打破了山城的靜寂。當西安都督府組織的消息傳到鄆州，那個接替鄆州知州的貪吏，被老百姓趕跑了，不久省政府委了一位溫知事來到，他是榆林人，人很和善。這些日子又有一個馬營長開到鄆州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穿新式制服和新式來福槍的軍隊。

也就在這一年中，我的伯父帶我到新制的國民學校參觀去。其實當時我應當入學校的，因為長輩們認為學校學不了多少功課，也就沒有入學校。由四姑教我讀經書，四姑精心來教，這一個時期非常重要的。至於參觀學校時，處處給我新鮮的感覺。因為我認過一些字，學校的教員給我看當時二年級一課書，這一課是「羣鳥築巢，或銜樹枝，或銜泥土，一日而巢成」，除過築字以外，我都認得，學校的教員告訴我這是「築」字。這算第一次從學校中認得的字。等過了幾個月，四姑才教我到「築室百堵」。

當時的辦法，是認字和讀書同時進行的，認字的字塊在祖父生時已緩慢的推進了，字塊是祖父寫的，一面紅的，一面白的，用雙層紙裱着，紅的寫着楷書，白的寫着篆書，第一遍認楷書，第二遍認篆書，有的篆書還加一點附注。（不知

道為什麼，却未曾把說文中的字體結構的解說寫出來。也許祖父想對於說文將來再講授的。）其中一些附注現在已經記不得了，只記得朋字下寫着「古鳳字，今借作朋。」後來又由西安寄來了商務印書館出的方字，和共和國小學國文教科書，當時用來實際上等於複習性質，我最感覺興趣的，還是方字和教科書的附圖，其中房屋、山川、田地、用具，都和鄆州看見的不一樣，給了一個異國情調的感覺。這些附圖曾經有人批評過說不切實際，不過以中國之大，豈能畫出一個全國都能適合的附圖，和本地風光不符合的，也是知識給兒童一些新鮮的觀感，不算錯事。

楊柳依依雨雪霏霏

凡是佳句，不論經典或教科書，都是一樣感人的，詩經中「蕭蕭馬鳴悠悠旆旌」以及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都是動人心絃的句子，當時讀過總覺得神往，後來才知道蕭蕭馬鳴那兩句顏之推早已在「顏氏家訓」提到過了，至於國文教科書，其中有一課是：「燕子汝又來乎？舊巢破，不可居，銜泥銜草，重新巢。燕子，待汝巢成，吾當賀汝。」這也是一篇文情兼到之作。我當時對於這一課記的很清楚（教科書是不要背誦的），到結婚以後，衍璞也是對這一課最記得，可見凡是與到的文字，感人深度對於各人均是一樣的。

對於大學和中庸，是照舊規矩要讀最前一章的注文，這些注文，雖然加以講解，仍然是似懂非懂。直到了北大，在學術論著集要的課堂上，聽到羅膺中先生講宋明理學，才能確實加以印

證。顯然，在羅先生講授以前，也聽過陝西教育廳長郭希仁講陽明學，以及在山西第一中學時，李貴德校長講授修身，每堂都是以陽明思想為主，後來到北大以後，也聽過幾次梁漱溟先生的講演，都不如羅先生的深切著明，發人深省。飲水思源，我所以能够在理學思想方面稍稍窺到一點門徑，不得不歸功於羅先生的講授，當然四姑的教讀注文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。不能忘掉

的。在讀書方面主要是四姑來教，母親也有時教了不少的材料，如同古詩的「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」，唐人的「萬里人南去，三春雁北飛，所嗟人異雁，不作一行歸」以及江文通的別賦都叫我讀過，只是提到王子的滕王閣序時，母親也給我說過，他即席成章的故事，並且誦讀那「落霞孤鶩」「秋水長天」的句子，但那竟是天衢之外更有天衢，始終無法趕上了。

當時陝西的軍力是有限的，郵縣駐軍時常開來開走。可是陝北著名的悍匪樊老二勢力逐漸的膨脹，威脅到郵州的治安，我們就在乙卯年的秋天遷到西安去，過了幾個月，樊老二進入了郵縣，把郵縣給極大的破壞，然後撤走。衙門和文廟都被焚燒了，唯一的大街被毀壞了，郵縣最起碼的繁榮也不能恢復了。後來行政督察區設置時，專員公署也不再設在郵縣而設在附近的洛川縣了。

郵縣距西安七天的旱路，中經洛川，中部，宜君，同官（後改銅川），耀縣、三原幾個縣治。我當時是和母親還有伯父的一個小孩（記不得是誰了）同坐一乘驢轎。經過的一個地方，洛川是比較整齊的城市，中部和宜君都很窮，只是中部有黃帝陵，滿山松柏，保護的相當好，到了耀縣是山地和平原的界限，山比較青翠，有一個藥王廟

，風景甚為幽靜。再到三原，就是一個富庶的大城，當時父親親自到那裏來接我們。

我們住在東柳巷賃屋內，父親每天到財政廳上班，請了一位湖南的塾師名叫李澤春的來教我，以後在李先生講授之下，讀過了書經、易經、禮記（未讀周禮和儀禮）以及左傳（未讀春秋經文和公穀二傳），並且依照舊的習慣，禮記刪去有關喪禮部分，左傳採用稍加刪節的「左傳句讀」，雖然號稱「讀完五經」，實際上還有一些偷工減料。當然這也就是當年讀五經的通常辦法，大家都是一樣的。

東柳巷的房子是一個兩進的住室，比較在郵縣的房屋新多了。在辛亥革命時期，有些沒有帶到郵縣的物件，寄存在別人家，都損失了，可是存放在郵縣的傢具却完全保存，這時一律移到新居了，尤其院子裏的大魚缸，養着一缸的金魚，並且從一個花匠的園子長期租花，每月都有新的花木陳列在院子中間。我的父親在財政廳成績不錯，連加了幾次薪，雖然生活還不算豪華，可是家中的生活是正常的，愉快的，在我，除去急於想過學校的生活以外，確實並沒有什麼憂慮。可惜繼續的時間並不太長。

自己開始找小說看

到了西安，我才開始自己看書，這也是非常偶然的，有一天看到書架上有一本商務的「袖珍小說」叫做「幻想翼」的，試翻一看，覺得很有意思，就來設想去看。這是一本科學小說，用小說的體裁來設想未來旅行，其實當時小說的知識非常簡陋，還不知道海王星以外還有行星，更不知道銀河系只是成億的螺旋狀星雲之一。但就民國初年的天文常識來說，也差不多就是這些，這

也怪不得吸引人了。過些時我也看過一點中國小說及翻譯小說總覺得不對口味，看不下去。只有童話中的「鸚鵡螺」，這是一個潛水艇故事，比較對勁的，又嫌太簡。此外只有童話中。「木馬兵」和「十年歸」、「大人國」、「小人國」勉強可以看得。至於中華書局那幾部從舊小說縮編的童話，那就都是使人興味索然，如同嚼蠟了。

在以後五六年中，家裏還有不少的章回小說，父親比較喜歡三國演義，母親喜歡鏡花緣（四姑看過不少小說，那時正看清人文集不看小說了）。伯父幾個孩子喜歡七俠五義和封神榜。至於西遊記却是大家都喜歡的。我對於這些小說中的故事，也有些地方覺得還好，可是這些小說的文章總是拖沓繁冗（比一比左傳就知道了），並且從說書的傳統下來，都是「故為鄙語」，氣氛使人受不住，也就時常放下。比較來說，我喜歡西遊記遠過於三國演義。因為西遊記的英雄孫行者是一個玩世不恭的典型，他的人格是完整的（把唐僧寫的太醜包，就有些對不起玄奘了，當然吳承恩是把唐僧性格影射明朝皇帝的，可是一般看書的人，那裏知道？）三國演義就不同了。凡是讀過左傳的人，就知道其——晏安、樂向、子產、子文都是可愛的，甚至於鄭莊公、趙宣子都有他的天真處，在三國演義中竟然找不出來一個風度好，人格完整的人物。關雲長不像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，諸葛孔明被寫成了一個虛偽矜持的典型。除去一個常山趙子龍還像一個真的人物以外，全書都像傀儡戲在表演，但就全書來說，趙子龍的鏡頭也太少了。還有紅樓夢，這是家中有的書，不過這是十幾歲人的禁書，我也覺得天下的書多的是，何必偷看這一部。（未完待續）